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 
第十八回 大王莊薛仁貴落魄 憐勇士柳金花贈衣

詩曰：貧士無衣難擋寒，朔風凍雪有誰憐？  
誰知巾幗閨中女，側隱仁慈出自然。

再說薛仁貴道：「我正是周師父留在此的。」家人道：「既如此，就在這裡吃飯罷！」仁貴答應，同了這班家人們就坐灶前用飯。他依舊亂吃，差不多原有幾籃飯吃了。他們富足之家，不知不覺的，只不過說他飯量好，吃得。眾家人道：「你這樣吃得，必然力大，要相幫我們做生活的。」仁貴說：「這個容易。」自此，仁貴吃了柳員外家的飯，與他挑水、淘米、洗菜、燒火，都是他去做，夜間在草廠內看木料。

員外所生一子一女。大兒取名柳大洪，年方二十六歲，娶媳田氏。次女取名柳金花，芳年二十正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齊整不過。描龍繡鳳，般般俱曉；書畫琴棋，件件皆能。那柳大洪在龍門縣回來，一見薛禮在廠中發抖，心中暗想：「我穿了許多棉衣，尚然還冷。這個人虧他穿一件單衣，還是破的，於心何忍？」便把自己身上羊皮襖子脫下來，往廠內一丟，叫聲：「薛禮！拿去穿了罷！」仁貴歡喜說：「多謝大爺賞賜！」拿了皮襖披在身上，徑是睡了。自此過來，到了正月初三，田氏大娘帶了四名丫環上樓來。金花小姐接住說：「嫂嫂請坐！」大娘道：「不消了。姑娘啊，我想今日牆外沒有人來往，公公又不在家中。不知新造牆門對著何處？我同姑娘出去看看。」小姐道：「倒也使得。」姑嫂二人走到牆門，田氏大娘說：「這造牆門原造得好，算這班師父有手段。」小姐道：「便是那，嫂嫂，如今要造大堂樓了。」二人看了一會，小姐又叫聲：「嫂嫂，我們進去罷！」

姑娘轉身才走，忽見那一首廠內一道白光衝出，呼呼一聲風響，跳出一隻白虎，走來望著柳金花小姐面門撲來。田氏大娘嚇得魂飛魄散，拖了姑娘望牆門前首一跑。回頭一看，卻不見什麼白虎，原來好端端在此。田氏大娘心中希罕，叫聲：「姑娘啊，這也奇了，方才明明見一隻白虎撲在姑娘面前，如何就不見了？」小姐嚇得滿面通紅說：「嫂嫂！方才明明是只白虎，如何就不見了？如今想將起來，甚為怪異，不知是禍是福？」田氏大娘道：「姑娘，在廠內跳出來的，難道看木頭的薛禮不在裡面麼？我們再走去看看。」姑嫂二人挽手來到廠內一看，只見薛禮睡在裡邊，並無動靜。小姐心下暗想：「這個人雖然象叫花一般，卻面上官星顯現，後來決不落魄，不是公侯，定是王爵。可憐他衣服不週，凍得來在裡邊發抖。」小姐在這裡想，只聽田氏嫂嫂叫聲：「姑娘，進去罷！」小姐答應，相同嫂嫂各自歸房。

單講小姐，心裡邊倒疑惑：「我想這只白虎跳出來，若是真的，把我來抓去了。倒為什麼一霎時跳出，一霎時就不見了？諒來不像真的。況在廠內跳出，又見看木料的人面上白光顯現，莫非這個人有封相拜將之分？」倒覺心中悶悶不樂。不一日，風雪又大。想起：「廠內之人難道不冷麼？今夜風又大，想他決凍不起。待我去看看，取得一件衣服，也是一點恩德。」等到三更時，丫環盡皆睡去，小姐把燈拿在手中，往外邊輕輕一步步捱去。開了大堂樓，走到書房閣；出小樓，跨到跨街樓，悠悠開出樓窗，望下一看。原來這草廠連著樓，窗披在裡面的，所以見得。正好仁貴睡在下邊，若是丟衣服，正貼在他身上。小姐看罷，回身便走，要去拿衣服。剛走到中堂樓，忽一陣大風將燈吹滅，黑暗伸手不見五指。慢慢的摸到自己房中，摸著一隻箱子，開了蓋，拿了一件衣服就走。原摸到此間樓上，望著窗下一丟，將窗關好了，摸進房裡是睡了一宵。晚話不表。

到了明日，薛仁貴走起來，只見地上一件大紅緊身，拾在手中說：「那裡來的？這又奇了，莫非皇天所賜？待我拜謝天地，穿了他罷。」這薛仁貴將大紅緊身穿在裡面，羊皮襖子穿在外面，連柳金花小姐也不知道，竟過了日子。誰想這一夜天公降雪來，到明日足有三尺厚。有柳剛員外要出去拜年，騎了驢子出來，見場上雪堆滿在此，開言叫聲：「薛禮，你把這雪拿來掃除了。」仁貴應道：「是！」那番提了掃帚在此掃雪。員外經過護莊橋去了。

這薛禮團團掃轉，一場的雪卻掃除了一半。身上熱得緊，脫去了羊皮襖子，露出了半邊的大紅緊身在這裡掃。那曉得員外拜年回來，忽見了薛禮這件紅衣，不覺暴跳如雷，怒氣直衝。口雖不言，心內想一想：「阿呀！那年我在遼東販貨為商，見有二匹大紅綾子，乃是魚游外國來的寶物，穿在身上不用棉絮，暖熱不過的。所以，我出脫三百兩銀子買來，做兩件緊身。我媳婦一件，我女兒一件，除了這兩件再也沒有的了。這薛禮如此貧窮，從來沒有大紅衣服，今日這一件分明是我家之物。若是偷的，決不如此大膽穿在身上，見我也不迴避。難道家中不正，敗壞門坊？到底未知是媳婦不正呢？女兒不正？待我回到家中查取紅衣，就知明白了。」這柳剛大怒，進入中堂坐下，喚過十數名家人，說：「與我端正繩索一條，鋼刀一把，毒藥一服，立刻拿來！」嚇得眾家人心中膽脫，說：「員外，要來何用？」員外大喝道：「哇！我有用！要你們備，誰敢多說？快些去取來！」眾家人應道：「是！」大家心中不明白，不知員外為什麼事情，一面端正，一面報知院君。那院君一聞此言，心內大驚，同了孩兒柳大洪走出廳堂。只見員外大怒，院君連忙問道：「員外，今日為何發怒？」員外道：「噯！你不要問我，少停就知明白了。丫環們，你往大娘、小姐房內取大紅緊身出來我看！」四名丫環一齊答應一聲，進房去說。大娘取了紅衣，走出廳堂，叫聲：「公公、婆婆！媳婦紅衣在此，未知公公要來何用？故此媳婦拿在此，請公公收下。」員外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拿了進去，不必出來出丑！」大娘奉命回進房中，不表。

再講小姐正坐高樓，只見丫環上樓叫聲：「小姐，員外不知為什麼要討兩件紅衣。大娘的拿出去與員外看過了，如今要小姐這件紅衣，叫丫環來取。小姐快些拿出來，員外在廳上立等。」金花小姐聽見此言，不覺心中一跳。

連忙翻開板箱一看，不見了紅衣，說：「不好了！禍降臨身！那一夜吹滅了燈火，不知那一隻箱子，隨手取了一件撂下去，想來一定是這件大紅緊身。必然薛禮穿在身上，被我爹爹看見，所以查取紅衣。為今之計，活不成了！」

箱子內盡翻倒了，並沒有紅衣。只見樓梯又有兩名丫環來催取，說：「員外大怒，在廳上說，若再遲延，要處死小姐！」那位姑娘嚇得魂不附體，不敢走下樓去，只得把箱子又翻，那裡見有？

再表外邊，員外坐在廳上等了一會，不見紅衣，暴跳如雷，說：「咳！罷了，罷了！家門不幸！」院君道：「為什麼這樣性急？女兒自然拿下來的。你難道瘋顛了麼？」員外大怒，罵道：「老不賢！你那裡知道！有其母必生其女，敗壞門坊。還有什麼紅衣？那紅衣為了表記，贈與情人了！」院君大驚，說：「你說什麼話？」連忙回身就走，來到高樓，叫聲：「女兒！紅衣可在？快拿與做娘的。你爹爹在外立等要看！」金花說：「阿呀，母親啊！要救女兒性命！」眼中掉淚，跪倒在地。院君連忙扶起，說：「女兒！到底怎麼樣？」小姐道：「啊喲，母親啊！前日初三，與嫂嫂一同出外觀看新造牆門。看見廠內一人，身上單衣，凍倒在地，女兒起了側隱之心。那晚夜來，意欲把扯一件衣服與穿，誰想吹滅了燈，暗中箱內摸這一件衣服，撂下樓去。女兒該死！錯拿了這件大紅緊身與他，想是爹爹看見，故來查取。母親阿！女兒並無邪路，望母親救了女兒性命！」葛氏院君聽言大驚，說：「女兒！你既發善心，把他衣服，也該通知我才是。如今爹爹大發雷霆，叫做娘的也難以作主。且在樓上躲一躲！」母女正在慌張，又有丫環上樓，叫聲：「小姐！員外大怒。若不下樓，性命難保了！」院君說：「女兒！不必去睬他！」

不表樓上之事。

再講員外連差數次不見回音，怒氣直衝，忍不住起來了，說：「阿，好賤人！總不來理我，難道罷了不成？」立起身往內就走。柳大洪一把扯住，說：「爹爹不須性急，妹子同母親自然下樓出來的。」員外說：「哇！畜生！你敢攔阻我麼？」豁脫了衣袖，望著扶梯上趕來，說：「阿喲！氣死我也！小賤人在那裡？快些與我下樓去問你！」小姐嚇得面如土色，躲在院君背後，索落落抖個不住，說：「母親！爹爹來了。救救女兒性命！」院君道：「不妨。」叫聲：「員外息怒。待妾身說明，不要驚壞了女兒。」員外道：「老不賢！有辯你倒替小賤人說！」院君道：「女兒那日同了媳婦出外看看新牆門，見了廠內薛禮身上單薄，抖個

不住。女兒心慈，其夜把他一件衣服。不道被風吹滅燈火，暗中拿錯了這件紅衣，被他穿了。並無什麼邪心，敗壞門坊的，員外休得多疑。」員外說：「替他分說得好！一件大紅緊身，有什麼拿差？分明有了私心，贈他表記。罷了！罷了！小小年紀，乾這無天大事，留在此也替祖上不爭氣！你這老不賢，還要攔住，閃開些！」走上一步，把這葛氏院君右脖子只一扯一扳，哄囑一交。小姐要走來不及了，卻被員外望著頭上只擊打將過來，蓮花朵首飾盡行打掉了。一把頭髮扯住，攔腰一把，拿了就走。院君隨後跟下樓下。員外把小姐拖到廳上，一腳喘定，照面巴掌就打。說：「小賤人！做得好事！你看中了薛禮，把紅緊身做表記，私偷情人，敗壞門坊。我不打死你這小賤人誓不姓柳！」拳頭腳尖亂打。打得姑娘滿身疼痛，面上烏青，叫聲：「爹爹！可憐女兒冤屈的。饒了孩兒罷！」院君再三哀告說：「員外，女兒實無此事。若打壞了他，倘有差遲，後來懊悔！」

員外說：「噯！這樣小賤人，容他不得，處死了倒也乾淨！小賤人！我也不來打你，那一把刀、一條繩、一服藥，你倒好好自己認了那一件。若不肯認，我就打死你這賤人！」嚇得眾人面如土色。柳大洪叫聲：「爹爹！不要執見。諒妹子不是這般人，可看孩兒之面，饒了妹子罷！」員外說：「畜生！你不必多講。小賤人快些認來！」金花跪在地下說：「爹爹饒了女兒死，情願受打！」田氏大娘跪下來叫聲：「公公！可看媳婦之面，饒了姑娘性命罷！諒姑娘年輕膽小，決不乾無天事的。況薛禮無家無室，在此看料，三不像鬼，七不像人。只不過道他寒冷，姑娘心慈，拿差了衣服是有的。難道看中了叫花子不成？公公還要三思。」院君道：「我和你半世夫妻，只生男女二人。況金花實無此事，要他屈死起來？可念妾身之面，饒他一死。」員外那裡肯聽，打個不住，小姐痛倒在地。大家勸了不聽，又見小姐哀哭倒地，忍不住眼淚落將下來。正在吵鬧，忽有個小廝立在旁首，觀看了一會，往外邊一跑，走出牆門，來對了薛禮說道：「你這好活賊！這件大紅衣是我家小姐之物，要你偷來穿在身上。如今員外查究紅衣，害我家小姐打死在廳上了，你這條性命少不得也要處死的！」薛禮聽見這句說話，看看自己的衣服，還是半把大紅露出在外。仔細聽一聽，看柳家裡面沸反淫天，哭聲大震，便說：「不好了！此時不走，等待何時！」頃刻間面如土色，丟了這把掃帚，望這條雪地上大路邊放開兩腿好跑哩！不知這一跑跑在那裡去了。

再講員外正逼小姐尋死，忽門公進來說：「西村李員外有急事相商要見。」

員外立起身來說：「老不賢，你把這賤人帶在廚房，待我出去商量過了正事，再來處死他。若放走了，少不得拿一個來代死！」眾人答應：「曉得。」此時心內略鬆一鬆。院君扶了金花哭進廚房。柳大洪同了大娘一同進廚房來。

再表柳剛員外接進李員外到廳商議事情，不表。再說金花苦訴哀求說：「母親！爹爹如今不在眼前，要救女兒性命！」院君好不苦楚，眾人無法可施。大洪開言叫聲：「母親，爹爹如今不在，眼前要救妹子。依兒愚見，不如把妹子放出後門逃生去罷！」金花道：「阿呀，哥哥呀！叫妹子腳小伶仃，逃到那裡去？況且從幼不出閩門，街坊路道都不認得的，怎生好去逃命？」

大洪說：「顧媽媽在此，你從小服侍我妹子長大，勝如母親一般。你同我妹逃往別方，暫避眼前之難，等爹爹回心轉意，自當報你大恩！」顧媽媽滿口應承：「姑娘有難，自然我領去逃其性命。院君，快些收拾盤纏與我。」葛氏院君進內取出花銀三百兩，包包裹裹，行囊是沒有的，拿來付與乳母顧媽媽。與小姐高樓去收拾那些得愛金銀首飾，拿來打了一個小包袱，下樓說：「小姐逃命去罷！」金花拜別娘親哥嫂。小姐前頭先走，乳母叫聲：「院君，姑娘托在我身上，決不有誤大事，不必掛懷。但是我姑娘弓鞋腳小，行走不快，員外差人追來如何是好？」院君躊躇道：「這便怎麼樣處呢？」大洪道：「顧媽媽，你是放心前去。我這裡自有主意，決不會有人追你。」乳母說：「既如此，我去了。」

不表顧媽媽領了小姐逃走。再講柳大洪大戶人家，心裡極有打算。他便心生一計，叫聲：「母親！孩兒有一計在此，使爹爹不查究便了。」院君道：「我兒，什麼計？」大洪說：「丫環們端正一塊大石頭在此，待爹爹進來，將要到廚房門首，你們要把這石塊丟下井去。母親就哭起來，使爹爹相信無疑，不差人追趕。」院君說：「我兒，此計甚妙！」吩咐丫環連忙端正。外邊員外卻好進來了，大叫：「小賤人可曾認下那一件？」快與我喪命！」裡邊柳大洪聽見，說：「爹爹來了！快丟下去！」這一首丫環連忙把石塊望井內「哄囑」一聲響丟下去，院君就扳住了井圈，把頭鑽在內面遮瞞了，說：「阿呀！我那女兒阿！」田氏大娘假意眼淚紛紛，口口聲聲只叫：「姑娘死得好慘！」這些丫環們倒也乖巧，沸反淫天，哀聲哭叫小姐不住口。柳大洪喊聲：「母親不要靠滿井口，走開來。待孩兒把竹竿撈救他！」說罷就把竹竿拿在手，正要望井內撈。那員外在外聽得井內這一響，大家哭聲不絕，明知女兒投井身亡，到停住了腳步，如今聽得兒子要把竹竿撈救，連忙搶步進來，大喝一聲：「畜生，這樣賤人還要撈救他做什麼，死了到也乾淨！」院君道：「老賊，你要還我親生女兒的！」望著員外一頭撞去。正是：只因要救紅妝女，假意生嗔白髮親。